

族語教材的編輯要有堅定的立場

民族語言教材的編集は確固たるスタンスが必要
The Editing Work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Textbooks Have to Take a Firm Stand

林修澈 (政治大學名譽教授)

族語教材的編輯可以分為三個階段，第一階段為1990年代，此為自由發揮的年代，第二階段為政大版九階教材出現的時間是2002-2006年，2018年開始的12年國教課綱則是第三階段。

族語教材的編輯理念有兩種對立態度——傳統部落主義對現代生活主義。第一和第三階段為傳統部落主義主導的階段，2002-2006年的九階教材則是現代生活主義階段。

必須讓語言活著

政大版的編輯理念認為，近代國家的語言教材編輯，應該以學童的認知能力及生活環境為中心去設計，文字淺顯簡潔，內容貼近生活。這樣現代的、淺顯的、貼近生活的編輯理念，與上述以神話、歌謠為主要內容的古代的、艱澀的、背離生活的編輯理念，為兩個極端對立。又鑒於原住民族語言即將消失的強烈危機感，政大力主教材以會話形式為編輯的主軸，希望能夠做到教材中的內容，能夠迅速成為教師與學生對話中可以直接使用的詞彙、句型為主要目標。事實上我們在學習外國語，心中強烈希望的也是，所學的詞彙與句型可以立即使用於對話。對於



自己的母語已經淪為第二語言的學童來講，就是以學習外國語的概念來看待，雖然感覺悲哀，但也不為過。

成為近代語言的第一句話：「你好嗎？」

族語教材的第一階第一課出現的句型「你好嗎？」，立刻在社會引起極大的迴響，因為原住民族語中沒有這種打招呼的方式，事實上台語、客語也沒有，相近的概念是「你吃飽了嗎？」。事實上「你好嗎？」、「你吃飽了嗎？」兩者還是有區別的，「你好嗎？」一天可以在不同時間

對不同的人反覆使用，「你吃飽了嗎？」使用上則較有限制，在用餐時段之外不好使用。綜觀法語、英語、日語、華語等語言的近代化，要推動這句「你好嗎？」皆經過一番社會革命，甚至流血。

「你好嗎？」這句問候語，在布農語課本採用「Mihumisang!」，語義為「你還活著嗎？」。幾經反覆斟酌討論，也在布農語社會定型。現在的語言推動場合裡，也經常聽到有人用華語說「你還活著嗎？」，雖然帶有幾分詼諧，但也可以看得出來，由「你好嗎？」變成「Mihumisang!」再變成「你還活著嗎？」的演變過程，以及社會接納的情形。

表達近代概念的新創詞：「老師」與「學生」

至於近代生活的詞彙，「老師」、「學生」、「學校」等，雖然生活中各族都早已習慣用日本語來表達，但是在搬上教材的時候，卻出現了很強烈的抵制意識。彷彿日常生活中的日本語詞彙是暫時借用的便衣，在可接受範圍，然而一但成為正式文字，就一定要找出一個以本族語言醞釀出來的正式禮服，但正式禮服尚未縫製完成無法穿出門，便衣又不夠正式也不便穿出門，如此閉門自守，在此情況之下，族語的使用空間就日漸萎縮了。這種對外來語抵制的心態，延續到後來對新創詞欲迎還拒、舉棋不定的態度，直到今日，一直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。

用族語說出外國文學，也用族語翻譯漢語寫作的本族文學

政大編輯的四套教材，為九階教材的延伸，其中「閱讀書寫篇」有用族語，且以極短的篇幅來改寫並呈現世界文學作品的內容，如

「話」來檢驗參賽者對語言的掌握能力。



語言不能背的，也不能用來展演的，語言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。不能講的語言必死，不能用來對話的語言難活。教育部的全國語文競賽在磨練多年之後也找到一個訣

希臘伊索寓言〈北風與太陽〉、法國阿爾豐斯·都德〈最後一課〉、丹麥安徒生童話〈國王的新衣〉、日本松尾芭蕉〈青蛙〉、印尼神話〈天宮偷種〉等。也有用族語翻譯漢語寫作的本族文學，如莫那能〈美麗的稻穗〉、陳英雄〈域外夢痕〉、孫大川〈久久酒一次〉、田雅各〈最後的獵人〉等，讓本族的文學回到本族的語言來吟唱、呼吸、傳誦。

語言活用：情境式演說和讀者劇場

語言不能背的，也不能用來展演的，語言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。不能講的語言必死，不能用來對話的語言難活。教育部的全國語文競賽在磨練多年之後也找到一個訣

竅，透過「對話」來檢驗參賽者對語言的掌握能力，這個測試就展現在「情境式演說」及「讀者劇場」競賽項目上，兩三年來已經成為注目的焦點。

十二年國教課綱固守傳統部落主義

十二年國教課綱固守傳統部落主義，將教材展現的場域及內容都拉回傳統的部落生活，這點讓人十分擔心，因為學習族語的學生大多在近代生活及近代學校場域之中。脫離現實的編輯理念，可能會使教材內容與現實脫節而導致不合時宜。

一個堅定的立場

幾經風雨，務必考量近代國家對語言教材的編輯理念，順應潮流。總之，最基本的精神，就是要緊緊握住可以對話的能力，讓原住民族語言在近代生活中可以活著。◆